

## 草原有风(外一首)

□徐艳君

风声一阵比一阵紧  
 掠过乌兰河 羊群瑟瑟发抖  
 躲在红毛柳的罗裙下面  
 马蹄声很急  
 敲响鹤喉的风口

温都苏伏在马背上  
 夹紧马蹬 马鞍脆响  
 记忆开始回流  
 一匹蒙古马在骨髓里复活

必须在天黑前赶到检测站  
 黑暗会掩藏魔鬼  
 弓已经拉满 箭在弦上

苏勒德在风中铮铮作响  
 群山呼麦 额吉站在夕阳里  
 长调牵着心弦  
 守住杭盖 守住杭盖  
 马蹄踏破夜风

一杯奶茶

烈马已经上了前线  
 阿爸早已挂起套马杆和马鞍  
 蒙古马有自己的方向

香梅坐卧不安  
 一根电话线绕在指尖  
 牵着心跳  
 奶茶 凉了 热了又凉

必须有一杯奶茶  
 温暖星星 温暖黑夜  
 香梅捧出来  
 点亮风中摇曳的灯光  
 烈马的方向

## 蒙古马

□郭佩峰

仿佛仅仅隔着一帘复古的月色  
 一场梦的距离  
 大地刚刚从蛮荒中醒来  
 你便从硝烟中穿越  
 历史的风静止在你扬起的鬃鬃间  
 却流动在你矫健的流线上  
 新的征程 你  
 驮起与生俱来的不屈和信念

你双眸肃立成峰  
 铁蹄的肌腱承载起大地的忧患  
 号角声早已是刻在你骨子里的召唤  
 如今楚地蒙难 江城告急  
 你又演绎成一列列白色劲风  
 携定印在你身上的每一寸忠诚和无畏  
 誓将带毒的雾霾驱散  
 为灾区献上属于草原的纯净蓝天

## 我心中的蒙古马精神

## 内蒙古很美

□李悦

一  
 内蒙古很美  
 美得让人心动  
 湛蓝的天空  
 白云飞翔  
 碧绿的草原  
 骏马奔腾  
 民族团结歌  
 到处传唱  
 赞美祖国曲  
 响遍北疆  
 捧出哈达来  
 奉献真诚  
 跳起安代舞  
 和谐安康  
 啊！内蒙古很美  
 美得让人心动！

二  
 内蒙古很美  
 美得让人心动  
 辽阔兴安岭  
 起伏森林  
 金色阿拉善  
 飞船升空  
 呼伦贝尔啊  
 人间美景  
 鄂尔多斯响  
 歌舞之乡  
 首府呼和浩特  
 塞外青城  
 丁香飘芳  
 乳业兴旺  
 啊，内蒙古很美  
 美得让人心动！

□董作锦

双脚再次踏在额济纳的大地 亲手抚摸一下那博大无垠的戈壁滩 诗人贺敬之《回延安》的诗句与我此时的情感一起交融 在内心深处汇成一股清澈的山泉 奔腾着、跳跃着、涓涓流淌：

水兵爱大海，  
 雄鹰爱蓝天；  
 我，一个曾经筑山守边的老兵，  
 深深眷恋着额济纳的戈壁滩  
 那里有风沙曼舞，也有大漠孤烟，  
 但那里更有我们报国守疆的情怀，  
 更留下了一代边疆战士青春的笑谈！

五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  
 心中多少次回荡着那动人心弦的诗韵长律 《回延安》，心头也曾多少次声声呼喊着一几回梦里回边关，双脚踏上人造山！忘不掉居延边关额济纳，更留恋挥洒过青春汗水的戈壁滩！

那是1968年3月，我们一行1400名青年男儿，从黄海之滨的赣榆（现属连云港市赣榆区），身着军衣，来到戈壁边关额济纳旗地区筑山设防。

列车从陇海线东端连云港开启，装载着我们这群来自黄海之滨豪情激荡、天真无邪的热血男儿，离开兰州车站，沿河西走廊，穿群山过峻岭呼啸着继续向西北飞驰。什么 山丹 高台 黄羊镇 打柴沟 一个个陌生而又奇怪的站名第一次闯进了我们的视野。

列车停靠在打柴沟站时，天已大亮，听说马上要翻越前面的乌鞘岭了。乌鞘岭坡度陡峭，海拔高达3600多米，列车需要一前一后两个车头的动力，才能爬越乌鞘岭。为此，列车在这里需要再加挂一车头。由于停车时间较长，带兵首长命令我们下车，作简短自由活动。

我下列车抬眼仰望横亘在列车前方的乌鞘岭，但见山颠白雪皑皑，在蓝天和清晨阳光的映衬下，突显清新、峭拔、峻丽。

有关书籍对它是这样介绍的：乌鞘岭位于甘肃祁连山脉东北部，海拔3650米。这里既有春夏时节 低处鲜花高处雪 的秀丽景色，又有 盛夏六月雪花飞 的壮观美景。平均气温长年在0 以下，最低月平均气温在零下11.9 度，最大风速达到29米/秒。

后来我在1970年6月回家探亲路过这里时，有幸领略了这一奇妙的自然景观：

当时正值中午。六月戈壁滩的中午，艳阳高照，把赤裸的大地烤得发焦。稀疏散落在低洼或沙丘旁的红柳、骆驼刺、沙棘等一些沙漠植物在炎炎烈日下，竞相绽放出各自的花朵。虽不多也并不艳丽，但点缀在这广袤无垠的荒漠里，突显其绿色生命的顽强，更加招人注目。

车厢里有些燥热。阵阵热风从开启的车窗涌进来，多少缓解了车厢里拥挤不堪的烦闷气氛。随着列车爬坡高度的增加，人们渐渐感觉愈多凉意。当列车穿越乌鞘岭峰顶不足一公里的隧洞时，天气骤变，山下还是晴空

□安宁

秋季，午后，大风，带女儿阿尔姗娜去住处附近的森林。

这是我偶然间发现的一片居于市区的清静之地，属于林业局的树木繁育中心，但对外免费开放。林区面积很大，慢慢逛完每一片树林，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树木茂盛粗壮，一看即知，此片林区已有很多年的历史。遍地都是漂亮的松球，野草四处蔓延，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雀跃鸣啾。因林区已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树木可以独立生长，无需人工浇灌，于是过去修好的水尾沟渠，就废弃掉了，成为老旧但别致的风景，人行走其中，恍若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下。

阿尔姗娜像一只重返山林的鸟儿，在人烟稀少的树林里快乐地奔跑。她时而因发现了三株环拥的大树，兴奋地指给我看。时而捡起隐藏在层层松针下的鸟雀的羽毛，欣喜地玩耍。时而四处捡拾杨絮，并细心地摘去上面的杂草，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入兜里。时而又采下一朵蒲公英，嗔地一声，将它们全部吹走。时而又叫喊着，让我看草丛里蹦跶飞舞的蝴蝶，风中疯狂起舞的大树，天空上自由舒展的云朵。甚至一只蚂蚁，一片蜘蛛网，一朵米粒大小的花，一根枯死的树干，被风刮断的树枝，都让阿尔姗娜发出惊呼，和由衷的赞叹！

这片林场，不知是没有太多宣传的缘故，还是城市里的人们早已忘记了自然的美好，以至于一路只看到六

## 风沙的洗礼

万里，山上突然乌云密布，顿觉寒气逼人。临窗的人们赶紧把开启的车窗放下。不一会，窗外鹅毛大的雪花在阵阵冷风的吹拂下，飘飘洒洒地漫天飞舞起来。

列车穿越过乌鞘岭后，天气又慢慢放晴了，漫天的雪花也早已停止了飘洒。但却没有了乌鞘岭北面的炎热，感觉寒冷了许多。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列车翻越乌鞘岭以后继续向目的地进发。

3月29日凌晨，列车缓缓停靠在甘肃酒泉地区一个叫清水的车站。我们接到命令：全体人员携带好所有被服用品下车集合，转乘军用专线。我们按照命令跟随带兵老班长，迅速整理好自己的行装，登上了另一列军列。

清水是隶属酒泉地区的一个小集镇。虽然地方不大，却设有民用和军用两个车站。我们从军用车站上车。到了车上才知道这是一列真正的军列。我们乘坐的这列车是由闷罐车厢所组成。大家席地而坐，三五成群地围坐一起打扑克、聊天或躺下休息。

接兵的赵班长告诉我们：从这个小站向北，就进入了戈壁滩，这上千里的铁路线在公开发行的地图上是不找到的，连火车司机都是清一色的军人。没有军人通行证是不能乘坐这趟列车，里面这片地区属于军事禁区。

听到这些，我一方面感到神秘和好奇，同时也感受到莫名的兴奋与自豪。

满载着我们这群新兵的专列，沿着这条神秘的铁路线向北驶进。行进中车门紧闭，狭小的车窗很高，车外的景致我们不得而知。不久只听到风沙吹打车体的撞击声和电线在风中的嘶鸣声。但这些杂音都被我们豪迈的歌声以及年轻的欢笑所淹没了。

列车行驶速度很慢，这一千华里的里程，从早上一直跑到晚上九点多才到达终点 建国营。虽然已晚上八点多，但天还没有黑。沉重的车厢大门一打开，只见狂风大作，飞沙漫天，在夕阳的映衬下天地昏黄一片。离列车不远，在空旷的戈壁荒原一字整齐地排列着数十辆绿色卡车在等待着我们。

按照带兵首长的命令，我被分配到团部警卫排。随之各自有序地登上了被分配的卡车。车队出发了，开始还一字拉开队形，后来随着弯来弯去的车道逐步拉开了左右近一华里的战线并进。顺着夜间行车的灯光向前后张望，逶迤连绵的昏黄灯光链接成数条巨大的长龙，在风沙弥漫的夜色荒原里向前游动。

咚咚锵！咚咚锵！一阵阵激越的锣鼓声把我们迎进了团部营房的大门。老战士在大门口两旁列队高呼口号：

热烈欢迎新战友！向新战友学习！向新战友致敬！我们在带兵班长的带领下也振臂

## 大风吹过蒙古高原

七个人在林中散步。不过这反而让我欣喜，仿佛这片森林独属于我和阿尔姗娜。我真想仔细地看清每一株树木，记住它们深沉的双眸，记住枯死的树干上秘密一样隐匿的木耳，它们是大树的双耳，代替死去的树木，重新倾听世间的风声雨声。没有一株树木是相同的，每一棵大树，都是一片汪洋。它们世代栖息于此，自成一个无人打扰的静寂王国。而我和阿尔姗娜，不过是恰好从这里路过。

我们只带走了遗落在地上的松球、杨絮、羽毛和松针。阿尔姗娜试图采走一片树叶，我阻止了她，等我们下次再来，你就能看到她依然生长在这里。我这样告诉阿尔姗娜。

而在此时，我和阿尔姗娜几天前刚刚离开呼伦贝尔草原上，黄昏还没有来，草尖上却早已浮起了露水。庭院里站上片刻，湿漉漉的凉意便化作清幽的小蛇，沿着脚蹑冷腾腾地向上爬去。暮色中与阿尔姗娜沿着河流走上一会，会偶遇一两只孤独的飞鸟，在河岸上空久久地盘旋。风沿着辽阔的草原吹来，吹得人心起了苍凉的褶皱。奶牛们拖着膨胀的乳房，淌过冰凉的河水，列队朝家中走去。小镇上人烟稀少，偶尔有男孩驾驶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街而过。

相比起羞涩的春天，热烈的夏天，我更喜欢蒙古高原上的秋天。劲烈的大风吹去枝头的绿色，大地重现寂静

高呼：

向老战友学习！向老战友致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哎呀，好大的风沙！走进了温暖的营房，不知是谁感叹了一声。

这还叫大啊？我告诉你们吧，这里缺雨水，但不缺风沙。在这个季节里，三天一小刮，七天一大刮。小刮起来，风沙弥漫，大刮起来，昏天黑地。一位老战士脱口答道。

大戈壁滩就像你们老家那里的大海一样，也是浴场。不过这里洗的不是海水浴，而是风沙浴！这儿就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天然风沙浴场！今天的沙尘暴也是他老人家送给大家的风沙洗礼！

被称为排长的几句风趣幽默的话语，立刻引来了大家一阵欢乐的嬉笑。沙尘暴对于我们这些来自黄海之滨的毛头小伙子来说，是陌生的、神秘的。但来到军营时间不长，它就经常造访，我们多次目睹了它的真容。

一天下午，我们新兵正在戈壁滩上训练射击。

快看，暴风雨快来了！我旁边的一位战友指着西边的天告诉我。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眼望去，只见远方仿佛有一堵黑黄色的城墙向我们压来。很像我们沿海在夏季经常看到暴风雨到来之前天空中黑云压城欲摧 的景象。黑黄色城墙的上方翻滚着黄色的烟云。城墙不断地升高也不断变暗，天色逐渐变得昏黄起来。

全体注意！沙尘暴就要来了，大家保管好各自手中武器，防止沙子进入枪管！排长大声命令道。

哦，是沙尘暴。我还以为是暴风雨来了呢。我身边一位战士轻声自语道。

不一会儿工夫风沙扑面而来，愈刮愈猛。刚才还看到的黑色城墙，此时好像突然倒塌了一般，把我们罩入其中。

昏暗中，各种刺耳的嘶鸣时强时弱，犹似鬼哭狼嚎。狂风裹挟着沙尘，把天地撕扯得昏暗一片，近在咫尺的战友也分辨不清。迎风而立时，我们被沙砾打得满脸生疼。返回营房的路上，迎风前进，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寸步难行，顺风前行时，身体则像鼓满了的风帆，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记得唐代诗人崔融在《西征军行遇风》中对沙尘暴有这样的描写：

北风卷尘沙，左右不相识。  
 飒飒吹万里，昏昏同一色。  
 马烦莫敢进，人急未遑食。  
 草木春更悲，天景昼相匿。

我想作者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亲历，是难以写出这样的华美诗篇。当晚，我们在部队老战士热情的安排下，简单洗去一路风尘，狼吞虎咽地吃下了军营为我们准备的丰盛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因为时间已近午夜，我们很快就被安排就寝。

营房宿舍中间是一面烧得发烫的火墙，东西靠墙是两排木板搭起的通铺。由于我们连续几天的乘车劳顿，大家上床熄灯不久，就在这暖融融的营房里，很快进入了梦乡。

我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在风沙弥漫中，拉开了梦幻般的序幕

孤独的面容。收割完毕的土地上，泥土裸露，秸秆零落，放眼望去，一片荒凉。接下来的半年，塞外将被大雪层层裹挟，一一冰冻。生命隐匿，大地荒芜。也只有此时，蒙古高原才向真正懂得它的世代栖息于此的人们，展现最为凌厉也最为诗意哀愁的一面。

又想起去年的秋天，我前往鄂尔多斯高原，徒步在沙漠中行走。大风席卷着云朵，吹过浩瀚无垠的沙漠，并在这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上，画出春天般的绚烂花朵。秋天的沙漠腹地，犹如浩荡的海洋，是另外一种壮阔的美。细腻沙子恍若洒遍人间的金子，在高原的阳光下熠熠闪光。天地间满目耀耀的金黄，除此之外，便是与沙漠遥连接壤的宝蓝。风呼啸着吹过来，卷起漫天黄沙，人裹挟其中，渺如尘埃。只有低头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会用温暖的驼峰，向人传递着可以慰藉漫长旅途的温度。它们长长的影子，在黄沙中缓缓地向前移动，不疾不徐，枯燥却又无限沉稳的力。没有起伏的平静喘息，伴随着声声驼铃，在永无尽头的单调色泽中，一下一下撞击着人心。

没有什么生命，能够比这存在了亿万年的洪荒大地，更加的永恒。即便在二连浩特的恐龙家园，那些长达40米重达上百吨的庞然大物，它们曾经在蒙古高原上栖息繁衍，奔跑飞翔，可是最终，也在这里彻底地绝灭。只有永无休止的大风，带着亘古的威严，从凛冽的寒冬出发，向着万物复苏的春天，浩浩荡荡，长驱直入。

## 春天的短章

□罗明清

春夜

无声的雨，正悄然掀起一场破土的革命。  
 大地的身孕，在黑暗中临盆。  
 尽管夜色深重，寒意盘踞，一切的一切，都无法阻止生命的突围。  
 黎明的阵地，必将挤满胜利的花香和鸟语。

春天的声音

破土的声音，拔节的声音，绽放的声音，翅膀扇动的声音，零碎而细微。一声声音的盛宴，来了蜂，来了蝶，来了串台的小鸟。跑堂的细雨，眼睛晶亮。

是谁，碎了梦境？

春天的身影

在枝丫，在藤蔓，在石壁岩缝和松动的泥土，在我们企盼的眼睛里。攒动。

是小鸟婉转的黎明，花儿款步的轻盈。是涓涓小溪边，不期而遇的细雨和柳絮。

由远及近，又渐行渐远

一场花事未尽，已然满堂儿孙。

春上枝头  
 嫩绿，鹅黄，羞红，翠紫，满目愣愣的张望。

人轻了。心飞了。阳光温暖如绵绵的海，思绪在绿波浪花里张开了帆。

草尖晶莹。枝头灿烂。蚂蚁追逐蚂蚁嬉戏，麻雀叽叽喳喳热议，嫩嫩的竹笋，破土撒石起身。春上枝头。让一门心思数九的冬，一时间没有回过神。

把整个春天给你  
 给你小河边毛茸茸的柳絮，让你在轻歌曼舞里慢慢苏醒。

给你遍地的赤橙黄绿，让你成为蜂蝶环绕的花蕊。

给你漫山遍野的桃红李白，让你的愿景里挂满桃李。

把整个春天给你，只想让你从此芬芳惬意。

这是我的唯一，也是我的心意。



雀梅迎春

汤青 摄

## 情满援疆路

□王庆年

12月11日，来新疆的第45天。接连几场大雪后的塔城显得格外清静，透过8楼办公室的玻璃窗放眼望去，从远处山到办公楼前的柏油路早已披上一层厚厚的白色羽衣，这种银装素裹的景象，即便是对于在内蒙古长大的我，也是多年未曾见过了。

这是我在2014年写下的文字。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我作为援疆干部到人民银行塔城地区中支工作，援疆的两年时光飞逝而过，但时至今日，援疆期间的点滴总在我脑海回荡。

时间回到2014年7月，当我得知总行开展援疆、援青工作后，我第一时间就报了援疆的名。已近不惑之年，这次能够作出援疆工作的决定，其实还是不易的。而更大的阻力来自于家庭，一辈子戎马生涯的老父亲反对的态度十分坚决。其实我也知道，他反对我去外地工作，并不是因为担心有多艰苦、有多危险，而是因为他对亲情可贵的深刻体会。那时，刚刚做过胃癌切除手术和多次化疗的他仍处于恢复期。他的一生献给了消防部队，有几次差点牺牲在火灾和毒气泄露的救援现场，退休后又历经病痛，我明白他为自己、也为9岁的孙女留住我的陪伴。虽然从小到大，对军人父亲一直都有点惧怕，但在援疆这件事上，我还是自作主张，先斩后奏。

内蒙古和新疆虽然同为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区，但二者在区位优势、人文风俗、经济金融情况等方面都有着较大差异，我面对的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我迅速转变角色，尽快熟悉了全行情况，与干部职工融为一体。结合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经过认真分析思考，我把建制度、夯基础、抓落实作为分管部门的整体工作思路和目标。援疆的时间有限，我在接力亲为的

同时注重 授人以渔，讲思路、讲方法，加强对干部素质的培养，把带出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从入疆伊始的新奇、忐忑到经历后的忙碌、适应，我把许多个第一个留在了这片热土：第一次带队执行长途押运任务，第一次走进新广行风热线的直播间，第一次在培训中担任访谈活动的主持人，第一次到海拔5100米的红其拉甫前哨班慰问边防官兵，也正是这一次次难得的机会，全方位历练了自己。

塔城的冬季有半年时间，漫长的时间里，我购买的大量有关新疆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书籍成了我最好的伙伴。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我把自己的车从内蒙古开到了新疆，利用节假日和公休日，驱车行程3万多公里，遍及14个地州、15个一类口岸，雄浑壮美的景致、多元厚重的文化、大快朵颐的美食、富饶充足的资源、淳朴包容的民风，让我一次次为之陶醉，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统一大家庭的温暖与力量。

两年的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与人民银行系统同事的风雨同舟、与辽宁援塔战友的相濡以沫，与当地干部群众的真诚相待，与部队官兵的深情厚谊，成为我一生弥足珍贵的幸福和殊荣。

回到呼和浩特又有三年多了，经常在梦里又回到塔城，这种感觉就如同当初在塔城时想内蒙古、想家的感觉一样。塔城的蓝天白云，塔城的山花绿草，塔城的秀水青山，必将成为我记忆中最美的风景。与塔城同事和朋友们相识、相处、相知、相助，其缘分之贵、感情之深，更是令我终生难忘。

一次援疆，一生无悔。